



广西民族出

96
K220.5
77
2

宫闱之祸

徐君慧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

C

317303

(桂) 新登字 02 号

反

中国历代祸患丛书

宫闱之祸

徐君慧 著

☆

官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柳江县商标装潢印刷厂印刷

策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8.75 208 千字

1995年1月第1版 1995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册

ISBN7-5363-2928-8/I·756 定价：7.00元

策 划：陈肖人

主 编：梁 扬

《中国历代祸患丛书》序

梁 扬

“知古不知今，谓之陆沉；知今不知古，谓之盲瞽。”这是东汉哲学家王充对古今关系的精辟见解。的确，我们今天要对广大青少年和干部群众进行国情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，进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育，进行历史发展规律教育，最好的教材仍然是历史。

历史活动是人的活动，历史的发展进程是人类活动形成的轨迹。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光辉历史的伟大国家，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杰出人物。他们建功于当世，垂名于千古，赢得了时人和后代的崇敬与纪念，并理所当然地被诸多史书所记载和颂扬。与此相反，另有为数不少的反面人物，他们奸诈邪恶，贪赃弄权，为祸当时，贻患后世。他们虽然最终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，但集中地揭露其罪恶的史书则尚未多见。《中国历代祸患丛书》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，让读者从反面认识历史，从反面历史人物方面总结历史教训。我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令人自豪的全盛时期，拥有过堪称走在当时世界文明前列的灿烂文化，但也出现过巨大的历史曲折和漫长的黑暗时代。个中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，而历史反面人物的倒行逆施，使社会历史文明进程在一定时期内被阻挠破坏甚至产生逆转，则无疑是其中一个重大的直接原因。本丛书充分依据史实，按宦官、后妃、外戚、贪官、朋党、军阀、佞幸、宫闱、巫蛊、方士、文字之祸等门类，分别撰述了这些形形色色的

历史罪人如何走入官场、宫廷，发迹为祸。揭露了他们谄媚媚主、争宠乱政、结纳群小、擅权误国、荒淫腐化、贪财婪色、鸩父弑君、滥杀无辜等等丑行与罪恶，探讨了他们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，阐述了他们给社会、人民群众造成的深重劫难，并通过历史的严正审判，把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

本丛书在揭示上述历史的阴暗面的同时，还注意敷陈有关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，结合介绍有关的典章文物及其他历史知识。在写法上，各书以时间为经，以人物事迹为纬，在充分体现纪传体特质和注意讲求史料翔实可信的前提下，力求做到文风清新活泼，语言生动流畅，并寓论于史，寄评于述，使丛书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较强的可读性。我们希望读者通过这套丛书，不仅可以从独特的新角度透视统治集团的内幕，认识历史上各类反面人物的本质和提高识别奸佞小人的能力，而且能够从多方面丰富历史知识，有助于全方位地了解中国的古代、近代社会，触摸到历史运动的脉搏，提高民族自信心，增强历史责任感，为振兴中华作出我们今天应有的贡献。

一九九五年元月十日

概 述

人类社会组织的基层单位是家。家是由夫妻组成，按血统自然形成父母子女关系；兄弟姊妹关系。国是家的扩大和最高形式，其组成比较复杂，人与人间的关系是君、臣（民）。为了维持家、国之中人与人间关系的正常化，我国先哲很早就制定并逐渐完善了家、国成员各自的权利和义务，让大家遵守。这权利和义务就是：君要正，臣要忠；父要慈，子要孝；兄要友，弟要恭；夫要和（义），妻要顺（节）。如果违反了这正，忠，慈，孝，友，恭，和（义），顺（节）八项原则，国和家就要出现混乱，甚至酿成灾祸。

宫闱，是国君的家。国君在宫闱中，对子女说，既是君，又是父；对妻子说，既是君，又是夫；对兄弟也是双重身份。总之，他是主宰，更应该遵守这八项原则。因为君如不遵守，所造成的就不止是混乱，而是灾祸。不止是一家的灾祸，而是全国许多家人的灾祸。然而，综观中国历史，很少有国君遵守此八项原则的，因而，不断给许多家人带来深重的苦难。在历代的许多灾祸中，本书即写此一宫闱之祸。

宫闱之祸，史不绝书，此书限于篇幅，亦笔所难尽，只能写个大要。

宫闱之祸，起于何时呢？据《孟子》所载：

父母使舜完廪，捐阶，瞽叟焚廪；使浚井，出，从而掩之。象曰：“漠盖都君咸我绩，牛羊父母，仓廪父母；干戈朕，琴朕，瑟朕，二嫂使治朕柄。”

在这则记载里，瞽叟作为父，却要迫害儿子舜，是他的不慈。象作为弟，却要出谋划策害哥哥，要占有哥哥的干戈、琴、弓和二位嫂子，则为不恭。当时还是原始公社末期，人们已经有了私产，虽然不多，却已引起了亲属的觊觎。可见它是与私有财产与生俱来。到夏禹王把天下不传贤而传子，天下也从公而变私后，国君的权力逐渐扩大，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，国君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天之子，拥有无限的权力和无尽的财富：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，天下的土地是他的；“富肴四海”，天下的财富是他的；“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，天下的臣民是属他管辖的；有生杀予夺之权，人们的命运由他掌握；享受天下最美好的东西，甚至死后的坟墓也与别人不同。因而引起人人——包括家中的亲属都想夺取这种特权。用以稳定社会秩序的八项原则，就被人抛之脑后了。

自夏经商、周、秦、汉、三国、晋、南北朝、隋、唐、五代十国、宋、元、明、清二十余朝代，都是用武力或阴谋篡夺得天下。这二十余个朝代中，有几百个国君（秦以后称皇帝）统治，他们的得位，除部分正常继承外，都是通过宫廷政变而得。

宫廷政变有各种各样，其中最多的是兄弟（扩大为叔侄）斗争。

家天下制度，君位是父传子。但国君不只一个儿子。在多妻制度下，国君往往有几十个儿子。这君位该传给谁呢？为避免纠纷，宗法制度规定，储君（太子）一席，应立嫡、立长。但有的嫡、长，不尽贤明，或不为国君所喜，或其他原因，有弃而不立，或立而又废的。这就引起兄弟之间（包括叔侄之间）的觊觎和争夺。翻开中国历史，兄弟争位的史实太多了。有的并且斗争得非常残酷。《左传》第一篇《郑伯克段于鄢》，写的就是姬段在母亲

的支持下，意图夺取哥哥郑庄公的国君地位。而阴险的郑庄公又不教育弟弟，有意纵容姑息，养成奸谋，让姬段一步步走上罪恶的道路，然后名正言顺地杀他，使母亲不但无法开口说情，并有理由囚禁母亲，充分表现了违反八项原则的不友不恭，不慈不孝。

在历史上作出巨大贡献的唐太宗李世民，元世祖忽必烈，也是杀了自家兄弟而登上皇帝宝座的。他们作为君主是卓有贡献的，但在家人之间，却造成了灾祸，遭到人们的非议。致唐人有《唐太宗入冥记》的话本，说唐太宗杀了兄建成，弟元吉，因而生魂被拘入冥中受审。表现了民间对此事的看法。

雍正胤禛在激烈的夺位斗争中，使用阴柔的手段得继位为君。已经胜利了，对失败了的兄弟允禩、允祿除囚禁杀戮之外，还斥之为“阿其那”、“塞思黑”（满语用以骂猪、狗的话），可见斗争的残酷和怨毒之深。他虽写了《大义觉迷录》来为自己辩解，仍洗不掉谋父、逼母、弑兄、屠弟的恶名。

杜太后鉴于后周幼主临朝，天下被夺的教训，要儿子宋太祖赵匡胤将天下不传于而传弟，改变为兄终弟及制。但在皇帝这金字招牌的诱惑下，并不能防止家庭悲剧，反而惹出了宫闱之祸。宋太宗赵光义在继位时就有“斧声烛影”之疑，继兄位后，在赵普的“先帝已误，陛下不可再误”的劝诱下，逼死了侄儿赵德昭和弟弟赵廷美，完全违背了“金匮之盟”。

吴季札想以自己让位来感化兄弟子侄，结果反而造成违背祖训而自立和“专诸刺王僚”的悲剧。

另一个明景帝朱祁钰却相反，他在哥哥明英宗朱祁镇为蒙古也先所俘的非常时期中，意外地得登帝位，一当了皇帝就想永远霸着这位子，传之自己的子孙。先是不愿意英宗回国，要他永远当蒙古的俘虏；继而又不愿意把皇位传之侄儿，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；但不幸自己的独子又死了，终于酿成“夺门”之祸。

兄弟（包括叔侄）争位最多的是春秋、战国时代。到后来，封

建制度越完善，皇权越大而逐渐减少，但斗争仍然激烈，甚至比以前更激烈。不过所用手段较前阴险，因而也更残酷。

从兄弟扩大到父子。俗话说：“虎毒不食子。”但在宫闱之中，其毒更甚于虎。父亲杀儿子的，有卫宣公命人化装为强盗去杀儿子世子急。晋献公杀世子申生。汉景帝命酷吏杀了已废的栗太子刘荣。汉武帝杀戾太子刘据。唐玄宗杀太子李瑛及李琚、李瑶。

儿子杀父亲以篡夺政权的，在春秋、战国时视为常事。其后，伦理观念加强，君父权威日重，但仍有隋炀帝杨广，后梁朱友珪等弑父自立。

家庭的基本成员是夫、妻。中国封建社会里妇女的地位向来很低。在民间家庭里，夫妻犹是敌体。宫闱之中，加上君臣关系，帝后的地位就大有悬殊。在多妻制下，古代诸侯之女出嫁，有以妹妹、侄女从嫁的媵妾制。后来，皇帝为了繁殖后代，扩大皇族，宫闱制度规定，皇帝有一后，四妃，九嫔，二十七命妇，八十一御妻。并可随时选美入宫。宫闱之中，几百个女子争夺一个皇帝，得皇帝一顾，受惠无穷；若得专宠，更是家族亦大沾恩泽，封王封侯。若不得宠，终生凄苦，困老深宫，如幽谷花草，自然零落。因此，这儿百妇女，为了争夺皇帝，竭尽一切可能，勾心斗角，进谗使坏，阴谋倾陷，展开残酷的斗争。多妻制本身就包含着祸患，所以，宫闱之患，发生在后妃之间，或与后妃有关者最多。后妃之间，由于斗争的残酷，结的仇怨很深，报复起来，真是惨绝人寰。如吕后把戚夫人斩去手足，挖眼薰耳，但又不让她死，放在厕所，称为“人彘”。武后把王皇后、萧淑妃砍去手足，投入酒缸浸泡，说要让之骨醉而死。她们死后，还把她们的姓改为“媚”，“枭”。万贵妃将宫中得幸有孕的妃嫔宫女，都加以迫害堕胎，使明宪宗朱见深几乎绝后。

宫闱中后妃的斗争，一是争夺皇帝以夺宠或固宠；一是争夺皇后的位置及儿子的继承权。为此，王美人牺牲儿子刘彻的爱情，

以娶长于儿子的陈阿娇为媳，讨好对汉景帝有影响力的长公主刘嫖，共同排斥栗妃。武昭仪不惜捏死亲生女儿以诬陷王皇后。武惠妃、刘婕妤并交结朝臣，内外勾结，狼狈为奸；万贵妃、郑贵妃千方百计谋为皇后，要弄种种阴谋毒计，皇后是被害倒了，但自己却未如愿以偿。

在中国这个绝对男尊女卑的“礼仪”之邦里，妇女不能当皇帝。她们要参与政权，掌握政权，控制政权，只有借助于丈夫、儿子。借当皇帝的丈夫以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；借当皇帝的儿子年幼无知，以太后名义垂帘听政，以掌握政权，控制政权。由于她们僻处深宫，见闻有限，接触的人也有限，掌握了政权也无法有效地使用，只能依靠外戚或宦官。因而，宫闱之祸又扩大为外戚之祸，宦官之祸。

历史上太后垂帘听政的结果，除宋代诸太后既无多大作为，也尚未酿成大祸外，历史上著名的三位“英雄太后”：吕雉、武则天、慈禧太后，特别是慈禧太后，都给国家、人民及其家族，带来深重的灾难，是从宫闱之祸发展为蠹国之祸。

“虎毒不食子”，更是指雌性而言。然而在宫闱的残酷斗争中，人性被扭曲了，慈爱的母性也被扭曲了。吕后明知自己的儿子惠帝刘盈天性善良，秉质柔弱，乘他出猎之际，弄死了赵王如意，已使他心碎，更不知出于何种居心，竟叫刘盈去看惨不忍睹的“人彘”，使刘盈当场昏倒，终于不治。

同治皇帝载淳，只是不喜欢亲生母亲慈禧给他选定的凤秀，而喜欢自己选择的、经嫡母慈安太后同意的崇女，慈禧太后就对之厌恶，干涉到他们夫妻房闱之事，载淳在宫里得不到夫妇之乐，致以皇帝之尊私出嫖妓，染上花柳病。在儿子的生命与皇家尊严面前，慈禧太后忍心选择了后者，竟叫御医当天花医治，断送了儿子的性命。她虐待螟蛉之于光绪，因天下的继母大多如此，还情有可原；虐待自己亲生儿子则大是反常。考其原因，只是儿子抱

怨她已彻帘而不归政，治死了儿子，另立一个小皇帝，她好再次垂帘听政而已。

至于武则天则更毒，捏死了亲生女儿以夺皇后之位，已是失掉母性；又杀掉亲生长子李弘，次子李贤，只因为这两个儿子不赞成她的过分凶残；只因为这两个儿子英明，使她无法借口垂帘听政，权势欲把崇高的母性泯灭了，把人性也丧失了，使得人不如畜牲。

权势欲，这个罪恶的欲望，在家庭中同样支配着人们的灵魂。帝王之家表现得尤为强烈，宫闱中争夺得更为激烈，不只是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兄不兄，弟不弟，夫不夫，妻不妻，连人都不像了。

家庭，是社会组织的基层单位，也是社会的缩影。皇家的家庭——宫闱，除了血统关系外，还有社会关系的君臣，是一个更完整的社会。叙述宫闱之祸，研究宫闱之祸的发生发展和影响，不仅是认识过去的社会，也从中吸取教训，有助于推动今天社会的发展。

今天，没有了皇帝，应也没有宫闱之祸了。然而不然，我们还有领袖，领袖还有家庭。还有团体，还有组织单位，它也如家庭。这些“家庭”的内部斗争，力量互相抵消之外，为祸也是很大的。鉴往知来，引起警惕，少些勾心斗角，多些互相帮助，也是有益的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概述 | 1 |
| 郑庄公养奸杀弟 | 1 |
| 卫宣公纳媳杀子 | 8 |
| 鲁庆父两弑亲侄 | 18 |
| 骊姬巧计杀申生 | 29 |
| 楚平王计杀三兄 | 41 |
| 吴季札让位酿祸 | 50 |
| 卫庄公父子争国 | 59 |
| 赵主父饿死沙丘 | 63 |
| 前父后父乱秦宫 | 70 |
| 惨绝人寰看“人彘” | 79 |
| “金屋藏娇”泣“长门” | 90 |
| “煮豆燃萁”悲“白马” | 98 |
| 隋炀帝夺位弑父 | 107 |
| 兄弟血染玄武门 | 120 |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武皇后杀姊屠子 | 132 |
| 皇后、公主乱唐宫 | 141 |
| 唐玄宗惨杀三子 | 157 |
| 朱友珪因妻杀父 | 163 |
| 兄弟叔侄互相残 | 171 |
| “金匮之盟”酿祸根 | 180 |
| 孟皇后符水遭灾 | 189 |
| 完颜亮荒淫乱伦 | 197 |
| 两支兄弟血海仇 | 210 |
| 景帝贪位酿“夺门” | 218 |
| 万妃横行杀纪女 | 231 |
| 短命皇帝经三案 | 238 |
| 雍正夺位屠兄弟 | 247 |
| 太后专政毁清朝 | 255 |

郑庄公养奸杀弟

郑武公的夫人武姜，生了寤生和段两个儿子。寤生为什么叫寤生？寤的本义是“逆”的意思，婴儿出生时脚先出来叫“寤生”。这又是头胎，难产给武姜很吃了些苦头，所以武姜对大儿子不喜欢。加以寤生长大后为人阴鸷，城府很深，武姜就更不喜欢他了。小儿子段呢，长得十分英俊，多力善射，武艺很好，武姜很爱他。多次向郑武公请求，让段继承国君的位置。武公没经过生育的痛苦，对两个儿子都一样喜欢；而国君的继承，向来是立嫡立长，嫡长子如无显著罪过，是不能另立的。如果另立，就会引起封建秩序的混乱，给国家带来大不利。因此，武公仍立寤生为世子，把段封到远远的共城（今河南辉县）去。人们称段为共叔段。

武公死后，寤生继位，是为郑庄公。武姜天天在庄公耳边唠叨：“你当了国君，拥有几百里地方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可是你的同胞兄弟，却只有一个小小的共城，你心里过得去吗？”庄公心想，看来不给段换个封邑不行。就说：“可以另给弟弟封个食邑，母亲看封给他哪里好？”武姜一心要让小儿子当郑国之君，段不能合法继承，就让他用武力抢夺。要武力抢夺，就得有个坚固的根据地。就说：“把‘制’封给段吧。”

这“制”，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，即后来著名的虎牢关。那里地势险要，原是东虢的地方。郑君姓姬，与虢君都是周王同姓的诸侯，郑君的爵位是伯，按制度原来只有七十里地方。郑武公趁西周为犬戎所灭，周平王东迁洛阳的混乱时候，乘机兼并了东虢，大大扩展了地盘，成为东周初年的大国，并兼任周王的卿。

庄公听武姜替段要“制”这个地方，心里就“咯噔”一声。他知道母亲不喜欢他，曾要取消他的继承权，让段当国君，虽未成功，但段性情桀骜，武艺高强，万一他母子要用武力夺取政权，“制”这地方易守难攻，如被段占为根据地，将来是个很大的麻烦。但这话不能明说，就委婉地说道：“‘制’是个山险的地方，当年虢叔曾经死在那里，很不吉利。父亲交代过，不要把这地方封给人。母亲可否另选个地方？”武姜说：“那就把‘京’封给段吧！”

“京”即现今的荥阳，是除首都新郑外，郑国最大的城市，地方富庶，钱粮充足，离新郑又近。庄公不禁犹疑起来。

武姜见庄公犹疑，生气道：“这里不行，那里也不行，你根本没有诚心照顾弟弟，那就索性把他赶出去，让他到别国去另谋生计吧！”庄公心想，看段那聪明外露，轻率浮躁的样子，谅他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，怕他怎的？就忙笑道：“母亲何必生气！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弟弟，不照顾他照顾谁呢？母亲既说‘京’好，那就封他为京城太叔吧。”

第二天，郑庄公宣布把“京”封给段。大夫祭仲谏道：“制度规定，侯伯一级的都城不能超过三百雉（一雉为城墙长三丈，高一丈），下属的城邑，大的不能超过百雉，中的不能超过六十雉，小的不能超过三十五雉。京超过了百雉，封给他人，于制度不合。天子之所以这样规定，是为了防止尾大不掉，将来会产生祸患。”庄公说：“把京封给段，是我母亲的意思。如不遵从，就是不孝。为了孝道，就别讲什么制度和祸害了。”

段得封为京城太叔，好不高兴，进宫来向武姜辞行。武姜屏

退宫人，悄悄对段说：“这只是第一步。你要好好利用京的钱粮，作好武力夺国的准备，时机成熟时，你带兵来偷袭，我作内应。”

段来到京，就有与京邻界的西鄙、北鄙二地的宰（地方长官）来祝贺。庄公说段聪明外露，他果然轻率，地皮都没踩热，就暴露出野心来。他向西鄙、北鄙的宰说：“你二人管的地方，如今该属于我的封地，今后赋税要向我交纳，兵车要归我调遣，不得有违！”

二鄙的宰报告庄公。庄公悄悄指示二宰，你们姑且依他，随时把他的行动秘密上报。

西鄙、北鄙地方虽不大，但国家土地被侵占，哪怕是一寸也是大问题。祭足又对庄公说：“乱生长的枝条，应该在它刚长出来时就剪除；让它长成势了再斩就难了。太叔刚开始跋扈，立即加以制止，还可挽救，决不能姑息养奸。”

殊知庄公正是要姑息养奸。他知道段有姜氏为内应，段的存在对自己是个大威胁。如现在就加以惩处，段的罪恶不大，不能杀他，不如放纵他，让他更大胆地去作恶，他犯的罪越大，杀他就有名了，那时姜氏也阻不住。就说：“这点小事算不得什么，由他吧。要为这点小事惩罚他，岂不有伤兄弟之义。段是聪明人，我不惩罚他，他会自觉改正的。如果不改正，不义的事作多了，会自己走上死路的。你等着瞧吧！”

祭足听了庄公最后的两句话，把庄公望了望，明白了庄公的心意，就不多讲了。

太叔兼并了西鄙、北鄙，最初内心也惴惴的，怕庄公责备他，准备等庄公派人来责问时，推说是西鄙、北鄙的宰自动投诚，自己不明疆界。只承认未经请示就接收了这点小错误，原地退回，检讨检讨完事。见庄公不理会，胆子就大起来，心想：“占得西鄙、北鄙，也占得东畿、南畿。”就带着兵车，以射猎为名，走出自己封邑边界，向东北方向发展。兵车所到之处，就把该地占为己有。